

端

我輩峯林學士文集

批七之八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三二〇四三	類
	函架	冊

內閣文庫		
和書	三二〇四三	類
	函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043
冊數	105	(17)
函號	205	160

共四十九



尚
406

鷲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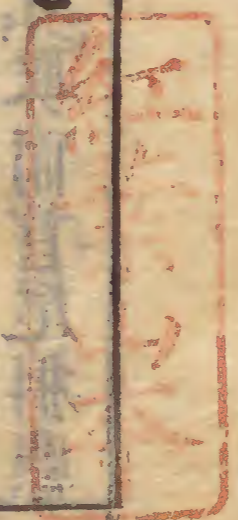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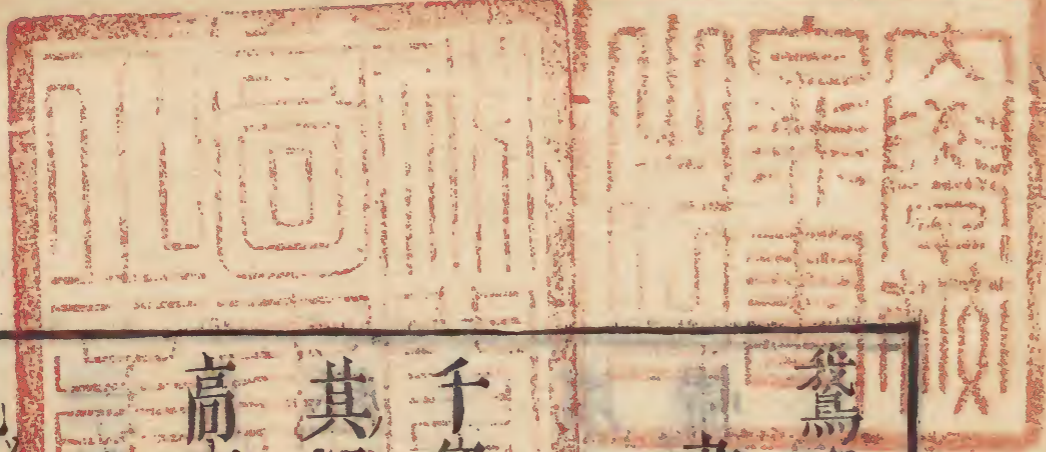
書十一

示田欝 巳酉仲夏

千仞之山不攀則不知其高萬頃之水不游則不知其深學問之道高於山深於水然不窺見則何測其高深哉試揚一脚加一鞭男子之志不可不企望也

界田欝 巳酉仲夏

允植草木水以灌之土以培之則其繁茂可以待焉棄而不顧樞以動之則其枯槁者必矣少而窺文字



亦勤則日進怠則自若而遂忘之者必矣念茲念茲

又

一雨一晴兩亦可喜晴亦可喜晴則眼彌明雨則心

自靜古云何以消長日學庸兩卷書又曰江湖十年

燈 已酉仲秋

示田攢

頃日亡嗣忌辰館生侍史十餘輩各作詩述追憶之情田攢亦在其列賦律詩并序呈上彼詩屢見之序文則初見之其中駢儷有佳對之可取而首尾相應

彼今年十五就其齡見之則可謂奇也不懈則期其進步若年長自若則鉛刀之一割乎今為勵汝志授此數語日進則為後來之證不進則可返納焉一與一奪在汝耳既得今日之褒莫見他日之耻也

已酉九月三朝

又

樵遊山林漁遊江湖物各有所依若使樵遊江湖漁遊山林則非其所依必其有失也汝生於學舍長於史館則窺經史學詞章則如樵之於山漁之於水也

無_レ效_ニ世上放蕩之所爲也

己酉之冬

畀_ニ田_ニ櫝_ニ

櫝也陪仕之間左傳蕭選韓文共頑聞焉童冠之勤
可以嘉也所謂入芝蘭之室自化者乎嗚呼王子安
胸中萬卷汝齡既過於彼彼何人也汝何人也庶幾
其萬之一則足矣 己酉之冬

與_ニ田_ニ櫝_ニ

志於歷史之學者通鑑重堆史略簡約也不雅不簡
者綱鑑也然今之學者踈懶而綱鑑亦束閣之纔見

史略以爲足矣田櫝既一覽史略而頃間讀了葉氏
綱鑑七十餘卷其記臆雖未試之若知歷代之小槩
不亦可乎况齡未及弱冠則以是勿爲自足也他日
通鑑終編之志爲汝期焉勉哉 辛亥仲冬

畀_ニ田_ニ櫝_ニ

辛亥季冬

汝櫝生於我家自幼頗岐嶷有拔群之兆今年十七
所見之書比其齡則爲不少矣且前日作三友傳其
文稍可也頃自作白戰賦筆力又進矣彌不怠則益
進步者可以期焉故今授林姓准余同族以勸之以

勵之汝攢自今而後孳孳勉勉逐年秀實勿忽我言
示林攢

詩經私考職原會通周年餘之間每席侍側受示諭
之趣傳運筆者不誤其旨共以終編助余口之勞而
息余之意自非知字會文則不能為此小補可以嘉
焉前程勉而勿懈余為汝待遠大云
壬子仲冬

示林攢

頃間所作守屋論直民加批以嘉之夫佛氏行於世
既久矣故舉世以守屋為仇妄以逆臣呼之近年偶

有慕儒之人以彼毀寺沉佛答僧尼為快專左祖守
屋共不為定論孰視國史則守屋奉宥穗與厩戸馬
子挑戰不克而歿非儒佛相排之故然則守屋廢佛
為國為忠奉宥穗非正議者必矣今所論抑揚得其
宜可謂著眼以此推之則其所讀不為無益乎他後
其勉而勿懈
壬子之冬

答林攢

材有大小長短之異各隨其量而用之者工師之良
也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此之謂也余撰論語諺解

補自庚戌之春至癸丑之冬顏事運筆者殆三十人
 然其勞有淺深多寡之異同就中自起筆至終篇未
 嘗闕席者林櫟而已其餘或務其始不遂其終或後
 加而不知其前所以攢勞超群輩也且每席退而私
 寫者亦有之然猶有闕焉終全部者櫟唯獨也乃知
 彼精勤亦拔衆人也比及終編作文賀我者在塾徒
 則爲其先可以嘉焉汝父事我五十年故我知汝脫
 胎知汝騎篠驂知汝舐筆墨知汝讀書而侍我硯右
 出納我藏書受我口授草我詩文啓我孰事各隨其

時而使之猶工師之於材也汝器亦自小而可至稍
 大乎自短而可至漸長乎今見汝之勤有殆有終而
 知不負准同姓之舉也自今而後隨其齡之長而其
 器亦有成而益於我用則於汝爲幸我亦可喜也嗚
 呼三十餘冊之堆三千紙葉之累四年把觚之勤不
 亦久乎然在今則足以忘其勞况於汝壯強老境之
 時見之則雖鎰金之賜何可換之乎所呈之賀文既
 加批點了昇汝以文體詩體明辨兩部感汝顏事之
 遂而開汝作文之路汝其勉旃

癸丑十月廿二日

示林攢

通鑑綱目并前續周覽終編其勤而不倦可以嘉焉
歷代事實人物議論皆備於此書志學者不可不讀
焉頃日論小松內府一篇筆力健而抑揚當乃知見
綱目之效顯於此余為汝動喜色懋哉懋哉猶期其
日新也 乙卯季夏

又

竹之可愛寓意多端或愛其清節或愛其翠容或愛
其直立或愛其幽閑或譬諸君子或譬諸丈夫或譬

諸隱逸或譬諸佳人今窻前之竹其所愛孰取其所
譬孰慕為汝言之則讀淇澳詩而可也斐君子猶未
當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於學問修身之上為當
務之急著意於此有所成則他日之遠大有所庶幾
而已 乙卯之冬

示繩榮清

後改鳴周

一日知一字則今日進於昨日况其讀一篇記一卷
乎人無生而知者不可自畫也高山積於一杯千里
起於一步汝今年知字倍於去年不亦悅乎若明年

不進於今年則不可不愧焉懋哉 丁未季春

界榮清

道風佐理行成者以能書得三迹之名其遺墨偶存者舉世珍藏之或傳于異域或感神明或揚先祖之聲或遺貽厥之美宜哉近世文學衰而能書者無聞焉偶聊知筆法者雖自負之然以乏學問動誤點畫然則無讀書之勤則雖運筆必不免嘲也吁汝榮清頗雖臨池塗墨其所學未多讀書之餘力潛心以窺中華之法帖則其業成乎努加努加 丁未仲秋

示島周

不堪其能而食祿謂之尸祿汝頃間受學料之惠可謂幸也既受其祿則不可不勤焉無受尸祿之譏若勤而不進則生質之分乎然人一之已十之人百之已千之則豈不有其効哉詩曰不素餐兮汝其戒之傳云學則祿在其中汝其念茲 丁巳酉之冬

諭島周

人有不為者有不能者汝性柔而量小故有學而難及之慮從前所作多是絕句律詩而已今般報謝文

一篇三百餘字其志之所之太槩吐露了他後勉而不懈則文路可稍通乎然則非不能者乎乃知從前懶疎而不為者也由是戒之勸之勉哉 巳酉之冬

界島周

傳聞讀書百遍不如一遍繕寫其然乎島周寫點於文選終全部是余所命也既而再寫諸私本漸終其半則成功在近乎不為不勞也然古人有自寫全文而加點者則其勞大於此何以為獨勞哉况其二遍之寫豈不有便於臆記哉 巳酉之冬

界島周

島周既一覽史記文選各加墨朱以終其功頃聞初寫班氏點定知其成業在來年也古來讀書者四書五經之次無切於史漢文選汝既終其二則今於其一勿懈計日待終其全部也 唐戊仲冬

示左筠

古來文人之秀無不稱東坡者其博識亦冠一世而後生慕之故其存時多註其詩者王十朋所集之註本行於本朝而人人誦之諺曰文選爛天下半東

坡爛秀才半汝筠也既一覽文選今讀坡詩則若記臆不忘則何必羨藏書之多哉不記臆則如旅客一宿乎豈唯坡集而已哉勉哉
己酉十月五日夜

又

讀春秋則對左氏傳誦文選則弄太冲詞今偶同其氏則不可不思慕乎然共是古今之秀彥不可企及焉雖不可及亦豈默止哉唯著眼於其書潛心於其筆則或可有得乎
己酉之冬

昇左筠

國史編輯寒暑七移在館預事者各無不有其勤就中日侍我側運草稿之筆者無過左筠者中山之千兔悉充其毛南山之萬竹漸楮其根字字行行葉葉編編盡七百之年積二百之卷天生強健而無病朝晚專勤無懈敦厚謙讓不施其勞同僚戲嬉笑而見矧且余館暇之著述多是其筆也有暇則其纂核亦不為少矣然其私餘之學人人有志則可為之揮毫之暇槩見國史者可謂幸也今既終改補之事以其面視故先記其勤勞示之而為他日之證
庚戌之秋

簡村止

明日當卜幽叟一周月忘光陰之易流不堪鬱陶想
像汝之憂忡今日幸館休欲往詣墳墓然有故障不
果甚為遺念今朝與春常追懷叟之事共作挽詞一
篇漏餘哀定知明朝墳邊人多可為紛擾故今遣尾
退往奠之汝以一奚令導之而可也不腆香資聊換
酒茶汝其受而勿辭焉挽詞亦附汝可并示宜卿及
傳也餘附使者舌故不多及

庚戌仲秋

示村止

在塾累年侍坐運筆之勞不少頃間臥病闕席然數
日以來得小快強而勤之知其不疎懶時維寒氣威
稜保養勿懈而後三餘可惜窓雪可聚日新之業有
待焉

壬子仲冬

畀鶴丹

鶴丹陪史館累年每朝早至及夕則省其母於箕田
史館與箕田其路程之遙雖風雪侵膚泥滑沒足不
厭其勞不顧其艱可謂孝之一端乎以如此之方志
於學則其功可見也努力

庚戌仲冬

諭鶴丹

聞頃間讀左氏傳實是不易讀也先知文句之法而記列國叙事之始末而窺經文而著眼於聖筆通凡例之趣則聊其有所得乎杜註孔疏林氏句解亦不可不讀焉勗哉己酉之冬

界和堅

學窓之雪照讀書之眼歲既迫暮陽春將來待見百花之錦而若此烟霞之語則附東風之便准還鄉之榮己酉臘末

示和堅

家塾兩庫藏書之外公私草案雜牋不成冊子而混及古堆者貯囊累累滿篋疊疊前頃命侍生等尋求一伴之案失其所在皆曰點檢數遍未得之而止和堅獨曰曾雖觸目不記某箱某囊故難得輒索之踰月堅白曰再搜之猶未得之余竒其不忘於心歷數月堅遂捧一牋進之余採見之則果所索之案也乃問渠何為得之對曰蒙命以來每暇求之然篋囊多數故不易遍者之至於遲滯蓋頁日掃蠹出納之間

誤其所素有而混於他管囊而然乎余嘉其篤實而
不忽其所掌也趙無恤不矢舊簡張安世識得亡筮
古來以為美談其小大雖不同聊可彷彿其千之一
乎推之施于萬事則可以堪其所任而於其身亦有
補益者必矣他後勉而勿懈乃書始末以感激之其
亦以是語汝同僚若夫平生勤學著述之科則整字
印證備矣不贅于此
士子嘉平既望

示安悅

小窻之靜對富山之雪可以怡顏可以慰眼可以洗

心可以勤學嗚呼執志之堅如山之不動讀書之多
如雪之高積則豈唯怡顏慰眼之謂而已哉
乙卯之冬

授安悅

易者心學也學易則一心正心正則百病自不發也
先儒謂誤讀本草則多害人也讀易治病則有勿藥
之喜汝業醫頃間運考易之筆可不思乎以此意療
病則見家業之日進也
戊午季冬

畀村喬

頃間侍坐運筆之勤可以嘉焉然汝志學入熟則如

此之事不可為勞勞而不倦勤而不怠則他日有益於身者必矣勉旃村喬 壬子仲冬

示三復 壬子仲冬

一爐之火三盃之酒可以防寒此常人之送冬也古人三冬之讀聚雪之勤為千歲美談苟篤志於學問則內外浹洽寒氣亦不可透膚勤旃三復勿忽吾言

界津哲

頃聞街巷說籛籛乙三字厭疫疾也或曰自天降矣或曰今上皇帝所夢也流傳至城下而百工之家

貽門戶云有一人示塾中諸生津哲曰曾在藝陽見群談採餘有此三字云一生考見之則此三字除疫一件如哲所言余聞之謂此好事者之所為也縱雖有採餘之證不可信焉但以哲所記臆推之而其他所見亦如是則前程可以期乎然所言偶中人人各有之不可妄誇也漫授一筆且勸之且戒之云爾

甲寅六月

授直三 後改南衙

四時之勝狀以春為最梅柳各添其色鶯燕共應其

候况其群花逐次而開百鳥匝樹而鳴學者愛日之
長讀書則可無流連之荒古人曰一刻千金然春宵
之短要須伴殘雪對簡編少年幾時勉旃勉旃

界寺尾吉通

後改尾退下

古云鳥擇木木不擇鳥我久教育生徒求待筆硯者
不敢拒焉所謂木不擇鳥之謂乎寺尾吉通求仕而
侍上嗣慤勤兼毫之事未幾遇彼棄世然不去而留
守舊宅哀慕不止余竒其志呼之侍左右而列館生
之末勤事之暇頗讀書孜孜稍窺文義可謂鳥擇木

也他後學習不懈則可待羽翼日成乎勉旃

丁未仲秋

示尾退

王代一覽中華歷代紀略儒門思問錄以元本一校
正刊本之誤汝之書則見此等書記倭漢大概聊窺
儒門之趣則足矣何必羨藏書之多哉若不記臆則
雖多見腹空虛而馬耳之東風耳汝其思焉

巳酉仲秋

界尾退

詩無益於唐唐多才子以子美為最杜詩多解然千
家分類箋註集註皆堆而不易讀也近年邵傳杜律

集解簡而不繁人人讀之方今尾退吟弄加朱乃是
學詩之初步與誦三體詩者比之則有徑庭勉哉要
觀其効已酉之冬

又

古人有幼而學者有少而學者又有踰弱冠而學者
有壯而學者縱雖幼少而學不勤則不進雖弱壯而
學有志則可及焉尾退來仕既及壯年然四五年間
聊知文字聞頃間列同僚詩會而作序其文路猶通
想其志之有驗者也不亦奇哉猶勉而勿懈庚戌之冬

示森默

龍在淵則爲靈物若現井中則爲凶兆龍也無異同
其所在之異同而見靈與凶豈唯龍而已哉人亦然
所謂百里奚愚於虞賢於秦淮陰侯拙於楚將於漢
以大進小其所在不可不擇焉已酉臘末

昇井通

聞井通童記臆頓捷試令左筠誦許魯齋五言律二
篇彼側聞之掩卷之後彼卽坐筆記不差其字可謂
恆所聞也若有童子科舉則彼亦可列其負乎然古

人有幼而諳史漢文選者則非可妄譽之乃為勵其志書其趣授之已酉臘月

授野仙

昔為疾走兒今頗知文字自此不懈則其効可睹也時維秋向暮而冬將至閉戶映雪追二絲之迹惜三餘之陰勉哉乙卯九月

昇超定

馬之健牛之順雖有遲速及其歸息則同是日之夕也人之性有敏拙然或一之或十之或百之或千之

則至其所成則一也不可勤哉

庚戌仲冬

示榮續

後改島立志

父兄在東年久汝幼隨母在故鄉漸長有慕父兄之志然以母無所賴故遲留然決志而東來其所作固當然徒送日月則東來亦無益而為父母之累乎汝慎其言顧其行幸遂筮仕縱闕省定之孝母亦可安心父兄既受人之祿則不能歸鄉汝若遂志有成則母亦豈不東哉然則一家團圓相喜之樂可以期焉我憐汝不遠千里而來故記其趣且勸之且勵之凡

人有能則足以立身無能則必有悔及壯年則悔亦無益汝年未至弱冠則不可自畫有餘力則志學而可也庚戌之冬

昇榭榮續庚戌仲冬

塵積為山苗秀而實不可俄而成然未有無其効者初學者今日讀一葉明日亦然則日新之功累月逐年則自進而果遂其志者必矣勿半途而廢矣勉旃

昇島立志

汝兄弟侍坐近習技於等倫今般兄歸省京洛汝雖

多病強而勤仕以應其分兄歸期既近可無懈怠聞頃間讀羅山詩集又見文集終周覽之功有記臆之効則餘力之學亦進一步平勤哉勿懈壬子仲冬

昇吉坦

運筆者能事之一也吉坦在塾三年常侍吾側抄出之務俗狀之用無不頽焉或半日千餘字數刻五百字然字體稍方正不邪斜不休不倦以辨事達用可謂塾中之一技也韓子曰名一藝者無不庸勉哉然不學文則字畫有誤汝年猶少也學文運筆併勤不

怠則有日新之功矣

午子初冬

示左克

先聖有言三年學不志於穀如此之人蓋不易得也然子張猶學于祿則祿者人之所欲也况為養親之奉哉苟欲求之則不可不勤學故曰學則祿在其中子夏亦不云乎學而優則仕可不思乎 戊午季冬

界谷順成

塾中群徒或有舊好者或城下之產所謂近者悅乎又有自他方至所謂遠者來也谷順成不厭海陸之

勞自讚浦負笈來學半歲讀書稍進不懈則見日新之効乎 午子仲冬

示邊安

董子下帷武子聚螢江生讀月畢誠燒薪是學者四時之勤也汝產於南部學於東寮豈徒送居諸哉在塾不久若積年不懈則期觀其効也勸學之言曰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窓前讀努力努力 戊午季冬

我鳥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終

我鳥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十二
答黑川道祐
癸卯仲春二賞

我鳥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十二

答黑川道祐

癸卯仲春二賞

昨附立真寄一簡返日集一冊女史二冊講後諸生
未去不違回章口諭真也以遣之次男痘疹輕易脉
子皆曰平愈可在近也脩途勿勞來問來書曰女史
未見之書且謂中華之才女勝本朝之縉紳誠如
所言也卿之著意於此者可以嘉焉余謂本朝豈
無才女哉盍見小町伊勢清紫赤染乎彤管之妙倭

語之麗雖丈夫不能及焉若使彼等學漢字則唐宋之闡秀可跋及焉大伴姬有智子之詩句可以為證也然則本朝非無才女唯是俗風之蔽使然者乎惜哉今世無才女豈唯女子而已哉縉紳亦無才子痛哉前日所借之一人一首熟覽之則粗知本朝非無入哉官家文字既絕一變入禪林今則文字禪亦寥寥乎若夫弘仁天長之主在上而如野篁菅江在朝則我邦之文字再興而後風易俗哉嗚呼前代帝王慕中華如信胡佛則豈文字之衰可如今日

哉卿唯嘆本朝無才子而不論風俗之使然故件件云爾有仕服則來訊可以面告之燈下草草不乙

又

朶雲入手縷縷細陳昨之昨即簡想不及腹裏任筆說下然文路不滯事義通解乃知其不廢筆硯自後勉旃何為自畫哉春常痘瘡醫生命曰輕易也三竹往見曰順証也然起張貫膿之苦如來書余日往問之在傍則不忍見彼顏色之變退則無恣於心其母與春信共看彼病不離其傍且娘子之未痘者留在

本宅則往來之間余心一進一退首鼠兩端骨肉之
愛人人皆然卿其察之過二三日而見彼收靨則余
心其解矣前日所示守屋一圖請借之且聞世子之
所求欲應之則有所憚欲辭之則背懇歎暫待他日
唯恨卿之饒舌耳他後不可妄示秘物也呵呵前書
燈下草草之語與奚奴之至違其時有所訝焉是前
宵所口授待史而翌朝僕有障而遲滯者也手書押
印之事雖可任來旨然此等文字尋常說話何必及
淨書哉况於押印哉若所請煩繁則自今懶通尺牘

呵呵一昨回章謂吉備空海造倭字以愚我國民其
罪不輕雖似快辨頗爲過言乎此事待面細論之卽
今欲赴別墅輿僕既促草草

癸卯二月四日

又

日之昨寄一牘問春常疾其起張已過貫膿亦畢收
靨時至隨俗用酒湯如書中所言夫痘也重者歿生
之決輕者容貌之變固是大病也然其候之有限雖
百千人無以異焉猶天地之有四時之化不亦奇乎
今既得生活之喜而知人氣與天地一般也委曲鄭

重之情顯於楮面可以傳于彼也前日憲臺君及因
收被枉使价未能往謝焉卿其為我能言之則為幸
也就聞三竹談安覺所為大藏經在篋前宗像社竹
記其事其記若在春信書囊則欲見之乃問信也則
曰前面一見而返之逢友元則為卿問之然卿居與
竹也咫尺接隣則可直告以借之何求于友元哉嗚
呼安覺幸入鶴林之露談其名遠聞中華而其墨痕
之迹在 我邦者人未通知之不亦異乎安覺者一
箇僧其聞與不聞於世教無損益也粟田晁卿擅美

于中華而其文筆不存于 我邦吉備公傳中華之
禮義於 本朝其名不見唐書如此之類我甚惜之
如安覺則彼哉彼哉余幼時聞卿先考刻活字鶴林
王露然則王露之行于世者起自卿家因是則安覺
之事自卿家流布于世大藏經之事自三竹而顯矣
卿亦為之欲廣之覺若有靈則以卿為千載之知己
乎卿自稱朕子廢文筆然近來好古之癖稍著可以
喜焉然唯情所嗜者搜奇求異而不潛心於經史也
今世學者談義理者有高遠之弊吟花月者有流連

之懼其餘或武書或故事類書或明人新說陷于一偏者如蠶絲牛毛若本朝之事則輕侮之無窺見者卿屢問不休則我何可隱其所知哉其不知者何愧哉常也快復在近我亦有暇來尋則打話而已

癸卯仲春十二莫

又

前回所寄件件理會了所借親主行啓劔壘渡御之行列一見焉余二十一年以前從官使入洛拜寬永太上皇讓位正保天子即位之大禮今對此

圖則恰如直視其壯觀然往年上皇讓皇居而移綠洞今茲則親主自離宮初入新殿故雖有讓位行啓之異然其行粧相同耳想夫行啓之後於離宮有讓位之儀而於新殿有踐祚之禮乎聞即位在三夏月末為國為民珍重此等大禮之行悉皆都元帥府大君翼戴保護之力也江城根本之固誰不瞻仰哉且頃日老臣加祿群僚恩賚舉世無不望仁風彌知國家太平之基也當此時有踐祚盛儀則祝新天子之紹運亦合

天人而寶位長久也如彼翁之擊壤也野老之拈
花亦是恩光之餘也况在麾下浴微祿仕諸侯來
往者乎書中所謂講學施藥亦是太平之餘標也此
言固當唯惜卿之拘於方技不著進學之鞭也嗚呼
二十年之際三易皇位其間人間之變態似風雲
聚散豈不感慨哉唯余講學與卿施藥者自若也旁
人定笑肩於此乎余唯憐人之不知余樂也卿亦然
乎否包內所在之梅菊御製拜誦之余雖不知後
歌乃覺風體不尋常也其餘片楮悉以封返之外舅

道隣之尺牘信物傳達入手回簡遣之其不忌舊好
者卿亦爲余謝之邇日故障連續所答遲滯以立真
來也在明日俄呼米頭奴艸艸漫道

癸卯仲春十八
賞

又

一簡披讀晤語惟同前日不遠杏路偶欲待講筵然
公事無盪不待駕而出頗爲遺念但倉卒之接亦勝
不相面乎聞與男慙打話移刻余登營退晏卿去
後歸家凡世事枝梧豈唯是而已哉來月日光行旅
資之賜誠是不期之恩書中慶賀及此乃知交情不

薄也且新刻明季遺聞被惠之此書余二三年前
 於牛籠懸車愈見之未行於世欲待書賈來求之不
 億今新本刊行早成可以喜焉且聞玄通生加訓點
 欲一周覽以是正之然邇日有官事有私務而日
 光發途亦迫恐不遑見之慙也既點朱若夫有可改
 正則可諭告焉前回尺牘三篇到來任請押印遣之
 今晨赴執政卽今歸環堵答書艸艸次男病愈昨夕
 自別墅歸余喜可知知之不備 癸卯仲春晦日

又

遠示手簡且惠蠅螭簡可以代觀面看可以充調味
 前回半日之會談未了今簡中件件亦是其餘話乎
 聞欲再見紀行詩卷客舍日錄如紀行則借之甚易
 日錄者不可妄示人且閑言語自知可吊剡藤無一
 字之益然欲遂周覽則待再來以示之藝備國郡志
 雖未遑電矚披繙葉葉之間其山川可以想像其人
 物可以追懷乃知非閑言語而有益於人也拙序待
 暇日草之昨登一營不意逢卿之邦君及世子於
 城門之中邂逅雖喜接芝眉然倉卒非無失禮之懼

就想余先考壯年咫尺 管內諸侯通交者多及其
退老多是以路人遇之唯卿之邦君不渝其禮者余
亦知之卿亦知之余性疎懶執謁有關然盡禮則人
以為諂卿其察之呵呵別楮一封寄春信他適歸則
可達焉余亦將出且有客至故奚奴久待所答州州

癸卯五月六日

答和田宗允氏

和氣一樣萬國同春四海為家百川朝東况東海東
山之接道武野信陽之隔雲乎爰得孟陬念七賞之

書自中書君留守者達之抑夫風越雲消而鶯音初
到乎果是鵝湖水釋而魚素躍來乎開緘先喜七茵
安穩聞正月二十三日當我先考七回忌辰不堪懷
舊永慕之切然不習世俗施僧之事賦律詩一篇以
述其情漏其哀乃覺卿之於去者不疎於遠者不忘
也且云儒家不言七年忌惟以追悼無限故及此想
夫古禮小祥忌大祥忌之外不言年忌今世所謂七
年忌十三年忌十七年忌二十五年忌三十三年忌
等者非啻儒者不言之而已釋氏之書亦無之 本

朝中古以來人人行之疑是浮屠為貪觀金勸檀越者也然禮不云乎忌日者終身之喪也由是觀之則儒者宜有每年忌者必矣何必限七年乎亦何必廢七年乎方今先考全集新刻既成今春比及忌辰兼命書肆擇善紙捐一部謹獻營內幸歷台覽以為官物辱蒙褒賞固是余之寸丹而一家之慶也以卿之志不淺故告之所寄之律詩任來書之旨以供神主且措和具別楮也復聞卿搜得遺文遺詩及尺牘之漏於新刻本者數篇丁酉之災舊稿悉滅余

萬方求之以編緝之其事附錄備矣爾來有得一文一詩則不換鎰金余將編續集今聞卿之報速待來投必其勿忘就聞今春待中書君之呼欲有難波之行此書早達而發途之前寫寄之則何幸加焉嗚呼往事如夢寬永之昔遊余纔逾弱冠卿猶為壯夫默筭之則既二十餘年淡牧就木先考易簣而中書君之為童子者既為壯士余之為弱冠既在強艾之際則卿之為壯夫想像及耳順之前後乎豈不感慨哉難波之戍畢期則中書君其可來府也卿若從來則

追昔遊尋舊盟而已縱其顏色互變心情何渝哉噫
余後先考爲孤既七年喪函三子立三年以微躬荷
家業卿其察焉不宣
癸卯二月下旬

答黑川玄通

朶雲與社燕共飛來余亦適日投一封定知隨歸
而到洛陽如今所寄卿之於余知有瞻戀則余亦何
忘卿哉况於乃父久在先考之門下乎唯恨余不歸
故卿卿不東來故雲山懸隔馳相思之情而已前回
得迂氏之報而聞卿之研葢其遠大可期勉哉勉哉

先考親筆隨筆一帖寄惠之是亦迂氏之所兼告也
今幸傳達之不稔抃躍乃覺開函披封之間亦稍遲
而展誦則楮國雖舊手澤猶新其中徃徃加點者其
淨書所載家集也其餘文也詩也雜著也瑣語也從
前未觸目者多多想夫少弱之筆不滿於心而棄擲
及古堆者卿之乃父乞得之逾知其親炙咫尺而師
資之殊睦若夫不然則何以此一帖在彼遺篋哉非
卿之注意則此二十餘葉長其逸失乎他人以爲敝
帚余享之千金則卿之惠不淺淺矣先考家集悉惟

丁酉之災余萬方求之類次編輯既附剞劂氏爾來
偶得者亦有二三十葉歷歲作堆則可編續集今此
一帖校讎可以為歷卷不亦悅乎且聞舊臘有官金
之賜修補 聖堂喜斯道之未廢是亦卿之好學之
一端乎卿猶然况於余乎可以推知焉元旦試毫一
覽之其情見於詩者豈不憐之哉然居喪作詩非無
議論今姑舍是餘附後信不宜 辛丑二月下旬

又 先詩

鴛聲一嘯似報皇州之春霞彩千里不隔武野之關

抑、往年之會者電光之掣乎萍水之逢乎其書信之
相通而中斷者潮汐之盈而又涸乎河鯉之浮而又
沉乎頃間得是月二日之書而知其心之不變與來
燕之不忘舊巢者髣髴乎去歲过氏談曰汝有讀書
之志然多病也余竒之惜之近頃家兄道祐在府邸
屢來訊常及汝事今見來書乃知與祐所談達於那
邊也抑 本朝編年之編集余無子長之良無君實
之才然 台命無監不能固辭苟遇盛時負此大任
將繼前業於余為幸乎然延喜以來正史闕失則何

以徵之如自冥向冥何以成功哉於余為不幸乎自承此事一喜一懼茅塞我胸是祐兄所聞而知也夫大厦非一木之所支當修史之時則將告官聚生徒以為之助或草稿或考書或校讎或寫字隨其才量而用之然無奈世無劉范之徒也萬乙全編功成則如涑水紫陽則雖不可企及焉如真道善行則庶幾乎如師鍊資治表則彼哉彼哉近世如神皇正統記倭漢合運圖者人皆傳誦之余嘗依權門之求撰倭字王代一覽今徃徃行于世准諸中萃之書則十

八史畧之類乎與正統記合運圖併看之則其詳畧用捨可自知焉是猶為國事之寸鐵况於編年全書之成哉其成與不成者天也余精力盡于此而已汝其察焉就中舊臆信也始賜官祿可謂無妄之喜也今慶賀丁寧且褒渠學術是亦祐也所告乎不然則其詩文之傳達乎渠雖不麒麟然非駑駘余為之進鞭未知百里而止乎有千里之志乎余博識不及先考穎悟不如兄弟然欲使家業不絕故官事之外不交諸侯不畜俗客出則催雅筵入則講經典教誨子

姪道諱門生而已祐兄好文字余屢勸進學然自稱
脉子局於衛生汝雖多病其勤而勿怠嗚呼汝非杏
庵之外孫乎汝考亦是兼學儒醫祐也既傳醫汝何
不學儒哉奕世之好與尋常殊故云爾病愈則東來
可以待焉余亦洛產也不能不望渭樹之春汝今雖
閉戶何復不對士峯之雪哉所寄律詩一篇點竄數
字遣之且依祐也之德惠賡載如左

悠悠雲水脩途隔來燕歸鴻僅寄言雪解霞揚皆造
化魚跳蟲振亦天恩柳營日永江山麗櫻陣風新殿

閣尊園裡黃鸝三請否落花如錦曝千門

癸卯仲春

今春 皇居新成 幼帝受禪故第六句及此

答堀正朴

霞旎一朵東風千里添三柄扇自洛達武初見其題
名不審為誰人既開黑川氏副書而知為杏菴之孫
立菴之子於是自慙余踈於通家而感子不忘世交
然後讀所示元日詩并序喜其有肯堂之志而追懷
乃祖憫惻乃父去歲中島玄璞東來談及子之兄弟
且難兄之早世今見所寄槐菴稿則璞所歎良有以

也不堪哀情況於同胞乎嗚呼乃祖顯名於闔國乃
父繩武世業加以斯兄則子自愛保蓄黽勉激勵不
墜家聲勿忝所生余之與子雖未會面子既不忘世
交則余亦豈踈通家之好哉古來至哀無切於幼而
無父又與家兄永訣子之不幸亦大然早孤而成業
者不爲不多則念茲於茲洛陽者繁華之地被輕薄
少年勾引勿流連於花月聞藝陽邢君賑恤不闕而
世子好學問則弱齡居家之間有進學之效而他日
宦仕之時膺答問之撰是爲子所庶幾也餘期後信

姑茲不乙

庚戌二月二十日之夜

謝伯伯州贈小竹管書

丙辰之冬伶樂左方之老正四位下伯耆守伯近元
新製小竹管俗曰小圖竹自京師寄忍岡以贈我嫡孫吉
松其爲製也小管駢六以絲絲結束不動每管上下
有孔凡管長一寸八分孔徑二分管之中央以小銀
環限其上下而十二孔自生六律六呂之調吾聞諸
伯庸此製自近元作古自非潛心於音律則豈可造
此妙哉近元今歲古希加五猶研覃家業不知老之

至舉世皆謂諸伶各傳一技如近元則絲也竹也皆無不通達方今樂藝之不絕以此翁之存也乃知此小竹管之製備十二律亦是其驗之一乎我孫纔七歲幸得此管而喜色睟於面然小兒之無知唯爲一握之戲具而已近元寄祝詞曰律呂新書之講說自此管之翫可以資始也就想律數之本起於黃鐘之一爲三積爲三三之九推歷至千萬之無窮則今日小兒一握之吹弄爲他日律呂講學之端者非不期乎翁之贈兒其器之製太奇也翁之祝兒其慮之遠

至深也匪童兒之喜我亦喜其父亦喜唯期翁之軀壽堅久而再見東來奏解谷之調孫兒之敲音亦和老鳳之鳴祝彼祝此祝之無極蓋以小竹管之敲爲太平樂之餘響者乎不宣

丙辰孟冬中旬

簡嶋樸甫

發府之明宿小田原驛留別絕句併紀行長律被寄示之館人不食言不日而傳達披閱則如對清容留別一篇別楮和答離恨之不盡小序備矣紀行之作情景無餘就想初三韻所見所望借江山之助者乎

然騷客旅中人人可著此等句在足下則未及爲奇
語乎至若何時投老誅茅了幾歲爲醫集藥成句則
雖素其所素志其所志者露出來想像其衷曲感嘆
不止乃至誦接世鼻掌三斗醋倦官腸爛五侯鯖一
聯則不覺投筆太息豈管足下而已哉既不隱我我
亦何隱哉呵呵默默勿說與他人嗚呼何日再會不
堪瞻望餘待後信不備

戊申季秋

復青元澄書

前頃附五十川氏東來遙寄中華所製素統一柄純

面明人林向陽四韻墨痕鮮明姓號偶與余相同實
是一奇事也其所以投贈亦職此之由然自非平素
景慕之志則豈及此哉夫同時同姓名者漢有兩韓
信唐有兩韓翃同其號者程邵二先生共稱伊川呂
氏稱東萊者二人然異域同時彼此暗合者幾希余
既依卿之贈知彼國有彼人然彼安知此國有余哉
萬一余所作文字傳於長崎商舶到彼國則彼所云
云亦如余於彼乎聞卿少壯讀書好文雖未知面其
志相通則一握之扇傳千里之風異域林向陽爲通

信之嫌者乎未知卿有向東之心否余非無面鄉之
思嗚呼老矣果不可遂焉所副一律亦達雖欲和之
歲聿其暮教授無暇加以衰懶姑此不備 乙卯臘末

答小宅生順

常山之蛇奮頭尾於秋雲之陣水戸之魚寄尺素於
武江之流開封先喜境內無恙參議府君安穩承聞
去月念九奠正當故黃門君太祥忌而府君自臨其
祭自修其禮想像俎豆之陳祝文之唱牲肉之供有
藪之備一辨之香三獻之爵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洋

洋感格如在左右方今無貴無賤追遠之事悉借浮
屠之手迷竺土之教府君獨係儒禮專隨古法可謂
確乎不拔守正不變自非大度量勝人則何以如此
哉先是府君居喪慎終今其祭盡誠則境內之民歸
厚者必矣唯願其化及闔國也邇日逢井河牧則詳
談之定知溪感之深歎之嗚呼釋氏惑世久矣雖中
華之達人於喪祭有混儒釋之僻是以朱子家禮殊
舉不作佛事一條其戒之深切也聞此度不呼一僧
不唱一唄而祭儀秩秩相維群弟其事則有司存盛

鳥山文集
卷三十一

哉偉哉固是一時之山斗後世之模楷也前頃府君
 使汝寄示日光山 靈廟祭文淨書余謹達於廟守
 梶定良而求在山所製之草本定良乃納淨書返草
 本余就伊藤氏請達左右見來書則聞伊藤氏使汝
 啓之府君辱感余不失草本是由梶氏之篤實非余
 力之所致也汝其爲我述此趣則爲幸梶氏之節操
 府君素知之余在山中執謁之日詳申其言行今就
 此一事亦感其所執守也嗚呼汝幸逢英主待坐勿
 怠學問勿怠常與野一談及汝事勉旃

癸卯仲秋
 三日

答福住道祐

仲秋小簡與來鴻共入冥冥之雲與河鯉同超漫漫
 之波以達於此自篠原氏傳之披者則知前圃所寄
 示者不爲烏有而適其素志也今述謝語且惠韓筆
 六柄他鄉之信音異域之文友豈其尋常哉可以謝
 焉篠原氏每來常言生之嗜文字則雖未相見何不
 嘉其志哉若夫勉而不倦則其前程可以期焉時維
 秋末將迎小春想夫十月梅花開於難波城下否以
 是代返魂香以招菅相之靈乎菅相者生之平生所

尊信也故云爾豈徒管相之於梅花而已哉王仁之
古歌亦不可不思焉王仁者本朝儒風之權輿也
而其詠梅亦無先於此者故告之餘事自篠原氏可
述之不乙 己亥季秋晦

謝島志同

福祿壽像一幅惠來乃是先考久通老人遺言也余
與先考執交久矣然東西千里海雲遙隔不意及臨
終而念余至于此也深感其志之渥耻余情之踈想
夫先考為巨室之老得福得祿齡踰七旬亦得其壽

則以是擬其小影而為沒後之信乎且為余祝得福
祿與壽乎嗚呼先考不可喚起余視此像猶視先考
無奈其不言不笑追憶萬萬淚痕難抑自今而後與
足下不渝奕奕則適先考之遺意乎猶欲詳言日既
追暮妨使之歸程可待會面吐露中曲而已姑爰不

乙

乙卯季夏二十一日

示友松氏興

凡臣之於君也子之於父也雖分親與義共為人道
之大倫也所謂事亡如事存者孝子之常也為臣守

義者亦當如此友松氏興仕故會津羽林源公夙夜不懈勤勞久積遂列家長及公之柩館裏喪葬事哀敬有餘禮節不違墳墓之制廟社之建土木之營墾田之辟盡心竭力勞而不倦可謂事上如事存之至者也自非誠於中則形於外之驗可至於斯哉今冬氏興承嗣君之旨發會津到江府獻先公所編纂之遺書於營中畢事一日來忍岡請廟記并賦及景境詩於余與男直民是亦出於嗣君之意而傳先公之勲業於後昆也嗚呼氏興報舊恩雖如此猶有不

慊於心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苟熟讀此詩則自今而後翊奉嗣君保忠義之志則英靈亦可鑑諒乎聞歸期在近聊儆古例送之以言云爾 乙卯季冬

示岡田寧繩 癸卯孟春

先儒曰世亂識忠臣然治世亦可有忠臣其臨陣而勇見危致命者亂世之忠也夙夜不懈勤職不倦者治世之忠也岡田寧繩者藝陽烏銃之卒長也其父從先主勞軍務勵勇功所謂亂世之忠也寧繩仕今主以承其祿掌其職則治世之忠不可不知焉忠者

何也盡已之謂也盡已則至公無私無私則誠誠則其心一也心一則不偏不倚而中也故曰忠者中也若其不中則仁愛亦不免私勇雄亦不合義然則守忠合仁義而勤仕不懈職事不倦者可謂治世之忠乎如此則可保其身不失其祿者必矣或遇事變或掌艱難亦是柱斗之金不可動其心輕毛之命不可顧其死乃知忠勇之志何必限亂世哉武夫之道一箇忠字以貫之至大至剛無以尚焉今春寧繩偶來東武侂黑川道祐求余一言不能拒焉件件云爾

示秦勝成

寄伊藤氏不續彼投待史以入余眼抑所乞十景詩所以不能拒之小序既述之余產於京師久住東武未窮西海之遊今者品目想像其萬之古人見畫圖以爲坐瀟湘洞庭者可併按乎然余詩未足爲有數之畫乎有仕暇則一來聞西土之語以換遠觀之興餘事附伊藤氏不贅焉

辛丑閏八月五日

答秦勝成

魏陽路遙寄潮音於雲浪武野天高開鴈書於秋風

前回一面之遇雖等掣電之歡今得千里之信猶有
神交之通就審驛馬平安風帆無恙祝祝向者十景
之詩應其所請謝語既盡今亦及此可謂周諄也其
境其景日雖未見心既如馳唯恐筆之拙未能協景
境之美也過洛之日邂逅于石丈山述余傳語其行
程忽忽之際不食言之實可以知焉丈山報書既達
勿勞心也聞歸鄉之後罹瘧疾之患想夫夙夜之勞
之所積乎炎蒸之溽之所致乎然早有無妄之喜則
強健可如故也方今世俗之士所嗜弓馬之外多是

酒茶畫圖古器而已卿勤仕之暇寓志於文字何不
嘉之乎余亦無他教授如常對書非無緬懷之情再
會何時參商相望耳餘伊藤氏可述焉不備

壬寅季秋

示團智安

植物之微也見葵花傾太陽動物之小也聞蟻之有
君臣夫有天則有地有父則有子爲臣者於其君如
地之有天如子之有父尊卑之分備焉幸生於治世
以安其身而養妻子皆是主恩也何以報之唯是忠
而已凡爲士者雖咬菜根不怠道義况於食祿掌職

者乎雖終食之間不可忘忠義也治不忘亂安不忘
危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不亦壯
乎若夫尸祿素飧以安支體爲得意則不如動植微
小者乎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先儒以爲格言苟
正其義則忠勇自在其中耳團智安仕藝陽統戎卒
一隊其父曾有從軍之勤勞則激勵之志宜哉黑川
道祐傳其語求余一言不能緘口示諭及此癸卯孟春
示生馬守勝

天有春夏秋冬之運人有榮枯盛衰之變溫暖人之

所欲也然不能久駐春寒冷人之所厭也然冬復無
不逢春也草木之榮盛亦有時而衰枯雖衰枯亦不
可必不逢盛榮也孰審後漢歷代而誓古視今則人
之富彊衰弱亦如此唯不隔今古不限盛衰人人各
備於一心者忠義之志也守此志則所以爲人也若
失其守則禽獸而已故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其義士之守志雖萬戶侯北斗金所不腐也
國有大小家有廣狹然至君臣名分則豈有輕重淺
深哉凡人在天地之間稱三才者以箇心備忠義也

爲男子者應其分不可不守志也嗚呼繁榮之春一時也閉藏之冬一時也縱雖閉藏固執其志可不待再圃之春哉戊申初冬

答越士野中國時

舊冬今春尺牘洊至懇說舊緣然脚夫遽歸所答草草其不廢文字且家兒國恒習誦無怠可以嘉焉聞有東遊之志以山河遠隔猶未果苟志於學則雖十室之邑猶有人乎况越國之大士林之衆何不有師友哉所求勸學詩暇日口占以待便風國恒不忽余

言則與面諭何異餘待後信不乙辛亥仲秋

我鳥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終

